

卷第一百三 報應二（金剛經）

司馬喬卿 孫壽 李觀 豆盧夫人 尼修行 陳文達 高紙 白仁皙 竇德玄 宋義倫 李岡 王阡 王令望 陳惠妻 何瀑 張玄素 李丘一

司馬喬卿

唐大理司直河內司馬喬卿，天性純謹，有志行。永徽中，為揚州司戶曹。丁母憂，居喪毀瘠骨立，刺血寫金剛般若經二卷。未幾，於廬側生芝草二莖，九日長尺有八寸，綠莖朱蓋，日瀝汁一升食之，味甘如蜜，取而復生。喬卿同寮數人並目睹其事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孫壽

唐顯慶中，平州人孫壽於海濱遊獵，遇野火，草木蕩盡。唯有一叢茂草，獨不焚，疑草中有伏獸。遂燭之以火，竟不爇。壽甚怪之，入草中窺視，乃獲一函金剛般若經，其傍又有一死僧，顏色不變。火不延燎，蓋由此也。始知經像非凡所測，孫壽親自說之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李觀

唐隴西李觀，顯慶中寓止滎陽。丁父憂，乃刺血寫《金剛般若心經》、《隨願往生經》各一卷，自後院中恒有異香，非常馥烈，鄰側亦常聞之，無不稱歎。中山郎徐（明抄本「徐」作「餘」。）令過鄭州，見彼親友，具陳其事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豆盧夫人

唐陳國竇公夫人豆盧氏，芮公寬之姊也。夫人信罪福，常誦金剛般若經，未盡卷一紙許，忽頭痛，至夜愈甚。夫人自念，倘死遂不得終經，欲起誦之。令婢然燭，而火悉已滅，婢空還，夫人深益歎恨。忽見廚中有燭炬，漸升堂陛，直入臥內，去地三尺許，而無人執，光明若晝。夫人驚喜，取經誦之。有頃，家人鑽燧得火，燭光即滅。自此日誦五遍，以為常法。後芮公將死，夫人往視，公謂夫人曰：「吾姊以誦經之福，當壽萬歲，生好處也。」夫人年至八十，無疾而終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尼修行

唐龍朔元年，洛州景福寺比丘尼修行房中。有侍童伍五娘，死後，修行為五娘立靈座。經月餘日，其姊及弟於夜中，忽聞靈座上呻吟。其弟初甚恐懼，後乃問之，答曰：「我生時於寺中食肉，坐此大苦痛。我體上有瘡，恐污床席，汝可多將灰置床上也。」弟依其言，置灰後，看床上大有膿血。又語弟曰：「姊患不能縫衣，汝太藍縷，宜將布來，我為汝作衫及襪。」弟置布於靈床上，經宿即成。又語其姊曰：「兒小時染患，遂殺一螃蟹，取汁塗瘡得差，今入刀林地獄，肉中見有折刀七枚，願姊慈憫，為作功德救助之。姊煎迫，卒難濟辦，但隨身衣服，無益死者，今並未壞，請以用之。」姊未報聞，乃曰：「兒自取去。」良久又曰：「衣服以來，見在床上。」其姊試往觀之，乃所斂之服也，遂送淨土寺寶獻師處，憑寫金剛般若經。每寫一卷了，即報云：「已出一刀。」凡寫七卷了，乃云：「七刀並得出訖，今蒙福業助。即往托生。」與姊及弟，哭別而去。吳興沈玄法說，淨土寺僧智整所說亦同。（出《冥報記》）

陳文達

唐陳文達，梓州郫縣人。常持金剛經，願與亡父母念八萬四千卷，多有祥瑞。為人轉經，患難皆免。銅山縣人陳約曾為冥司所追，見地下築台，問之，云：「此是般若台，待陳文達。」其為冥司所敬如此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高紙

高紙，隋僕射穎之孫也。唐龍朔二年，出長安順義門，忽逢二人乘馬，曰：「王喚。」紙不肯從去，亦不知其鬼使，策馬避之，又被驅擁。紙有兄，是化度寺僧。欲往寺內，至寺門，鬼遮不令入。紙乃毆鬼一拳。鬼怒，即拽落馬，曰：「此漢大凶粗。」身遂在地，因便昏絕。寺僧即令舁入兄院，明旦乃蘇，云：初隨二使見王，王曰：「汝未合來，汝曾毀謗佛法，且令生受其罪。」令左右拔其舌，以犁耕之，都無所傷。王問本吏曰：「彼有何福德如此？」曰：「曾念金剛經。」王稱善，即令放還。因與客語。言次忽悶倒，如吞物狀，嚙下有白脈一道，流入腹中，如此三度。人問之。曰：「少年盜食寺家果子，冥司罰令吞鐵丸。」後仕為翊衛，專以唸經為事。（出《報應記》）

白仁皙

唐白仁皙，龍朔中為虢州朱陽尉，差運米遼東。過海遇風，四望昏黑，仁皙憂懼，急念金剛經，得三百遍。忽如夢寐，見一梵僧，謂曰：「汝念真經，故來救汝。」須臾風定，八十餘人俱濟。（出《報應記》）

竇德玄

竇德玄，麟德中為卿，奉使揚州。渡淮，船已離岸數十步，見岸上有一人，形容憔悴，擎一小袱坐於地。德玄曰：「日將暮，更無船渡。」即令載之。中流覺其有饑色，又與飯，乃濟。及德玄上馬去，其人即隨行，已數里。德玄怪之，乃問曰：「今欲何去？」答曰：「某非人，乃鬼使也。今往揚州，追竇大使。」曰：「大使何名？」云：「名德玄。」德玄驚懼，下馬拜曰：「某即其人也。」涕泗請計，鬼曰：「甚愧公容載，復又賜食，且放，公急念金剛經一千遍，當來相報。至月餘，經數足，其鬼果來，云：「經已足，保無他慮，然亦終須相隨見王。」德玄於是就枕而絕，一宿乃蘇。云：初隨使者入一宮城，使者曰：「公且住，我當先白王。」使者乃入。於屏障後，聞王遙語曰：「你與他作計，漏泄吾事，遂受仗三十。」使者卻出，袒以示公曰：「吃杖了也。」德玄再三愧謝，遂引入。見一著紫衣人，下階相揖，云：「公大有功德，尚未合來，請公還。」出墮坑中，於是得活。其使者續至，云：「饑未食，及乞錢財。」並與之，問其將來官爵，曰：「熟記取，從此改殿中監，次大司憲，次太子中允，次同元太常伯，次左相，年至六十四。」言訖辭去，曰：「更不復得來矣。」後皆如其言。（出《報應記》）

宋義倫

唐宋義倫，麟德中為虢王府典簽。暴卒，三日方蘇，云：被追見王，王曰：「君曾殺狗兔鶻，

云：君持金剛經，不惟滅罪，更合延年？我今放君，君能不吃酒肉，持念尊經否？」義倫拜謝曰：「能。」又見殿內床上，有一僧年可五六十，披衲，義倫即拜禮，僧曰：「吾是汝師，故相救，可依王語。」義倫曰：「諾。」王令隨使者往看地獄。初入一處，見大鑊行列，其下燃火，鑊中煮人，痛苦之聲，莫不酸慄。更入一處，鐵床甚闊，人臥其上，燒炙焦黑，形容不辨。西顧有三人，枯黑佇立，頗似婦人，向義倫叩頭云：「不得食吃，已數百年。」倫答曰：「我亦自無，何可與汝！」更入一獄，向使者云：「時熱，恐家人見斂。」遂去。西南行數十步，後呼云：「無文書，恐門司不放出。」遂得朱書三行，字並不識。門司果問，看了放出，乃蘇。（出《報應記》）

李岡

唐兵部尚書李岡得疾暴卒，唯心上暖。三日復甦，雲，見一人引見大將軍，蒙令坐。索案看，云：「錯追公。」有頃，獄卒擎一盤來，中置鐵丸數枚。復昇一鑊放庭中，鑊下自然火出，鑊中銅汁湧沸。煮鐵丸，赤如火，獄卒進盤。將軍以讓岡，岡懼雲飽。將軍吞之，既入口，舉身洞然；又飲銅汁，身遂火起。俯仰之際，吞併盡，良久復如故。岡乃前問之，答云：「地下更無他饌，唯有此物，即吸食之。若或不餐，須臾即為猛火所焚，苦甚於此。唯與寫佛經十部，轉金剛經千卷，公亦不來，吾又離此。」岡既復生，一依所約，深加敬異。（出《報應記》）

王阡

唐王阡為鷹揚府果毅，因病遂斷葷肉，發心誦金剛經，日五遍。後染瘴疾，見群鬼來，阡即急唸經。鬼聞便退，遙曰：「王令追汝，且止誦經。」阡即為歇，鬼悉向前，阡乃昏迷欲絕。須臾又見一鬼來云：「唸經人，王令權放六月。」既寤，遂一心持誦，晝夜不息。六月雖過，鬼亦不來，夜聞空中有聲呼曰：「汝以持經功德，當壽九十矣。」竟如其言。（出《報應記》）

王令望

唐王令望少持金剛經。還邛州臨溪，路極險阻，忽遇猛獸，振怖非常。急念真經，猛獸熟視，曳尾而去，流涎滿地。曾任安州判司，過揚子江，夜風暴起，租船數百艘，相接盡沒，唯令望船獨全。後終亳州譙令。（出《報應記》）

陳惠妻

唐陳惠妻王氏初未嫁，表兄褚敬欲婚王氏，父母不許。敬詛曰：「若不嫁我，我作鬼，必相致。」後歸於惠。惠為陵州仁壽尉，敬陰恚之。卒後，王夢敬，旋覺有娠，經十七月不產。王氏憂懼，乃發心持金剛經，晝夜不歇。敬永絕交，鬼胎亦銷，從此日持七遍。（出《報應記》）

何滢

唐何滢，天授初任懷州武德令，常持金剛經。至河陽，水漲橋倒，日已夕，人爭上船，岸遠未達，欲沒。滢懼，且急唸經，須臾近岸，遇懸蘆，攀緣得出。餘溺死八十餘人。（出《報應記》）

張玄素

唐張玄素，洛陽人，少持金剛經。天授初，任黃梅宰，家有厄難，應念而消。年七十邁疾，忽有花蓋垂空，遂澡浴，與家人訣別，奄然而卒。（出《報應記》）

李丘一

唐李丘一好鷹狗畋獵。通天元年，任揚州高郵丞。忽一旦暴死，見兩人來追，一人自云姓段。時同被追者百餘人，男皆著枷，女即反縛。丘一被鎖前驅，行可十餘里，見大槐樹數十，下有馬槽，段云：「五道大神每巡察人間罪福，於此歇馬。」丘一方知身死。至王門，段指一胥云：「此人姓焦名策，是公本頭。」遂被領見。王曰：「汝安忍無親，好殺他命，以為己樂。」須臾，即見所殺禽獸皆為人語云：「乞早處分。」焦策進云：「丘一未合死。」王曰：「曾作何功德？」云：「唯曾造金剛經一卷。」王即合掌云：「冥間號金剛經最上功德，君能書寫，其福不小。」即令焦策領向經藏，令驗。至一寶殿，眾經充滿，丘一試抽一卷，果是所造之經。既回見王，知造有實，乃召所殺生類，令懇陳謝，許造功德。丘一依王命，願寫金剛經一百卷，眾歡喜盡散。王曰：「放去。」焦策領出城門，云：「盡力如此，豈不相報。」丘一許錢三百千，不受，云：「與造經二十部。」至一坑，策推之，遂活。身在棺中，惟聞哭聲，已三日矣，驚呼人至，破棺乃起。旬日，寫經二十卷了，焦策來謝，致辭而去。尋百卷亦畢。揚州刺史奏其事，敕加丘一五品，仍充嘉州招討使。（出《報應記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